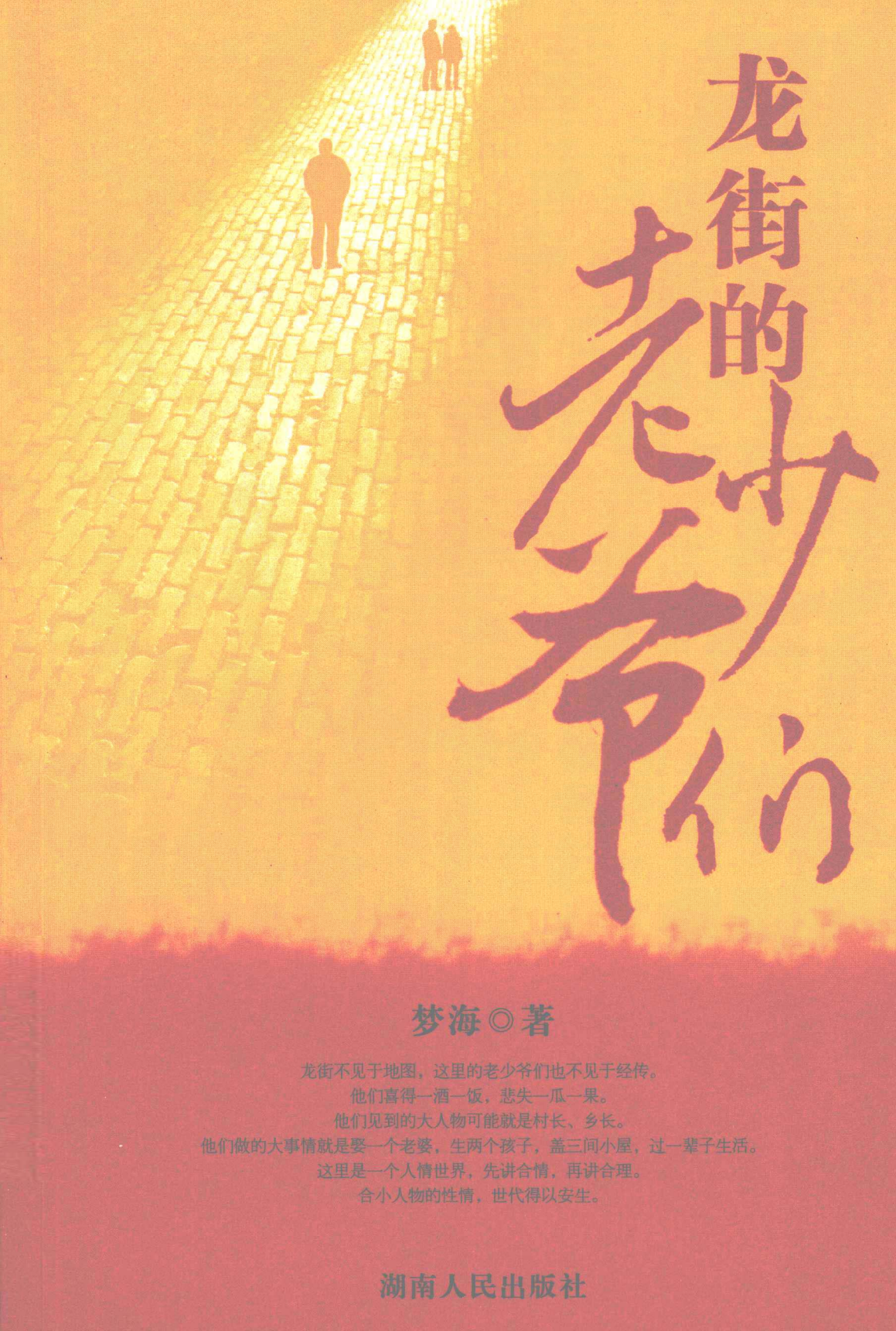




龙街的 老爷们

梦海◎著

龙街不见于地图，这里的老爷们也不见于经传。

他们喜得一酒一饭，悲失一瓜一果。

他们见到的大人物可能就是村长、乡长。

他们做的大事情就是要一个老婆，生两个孩子，盖三间小屋，过一辈子生活。

这里是一个人情世界，先讲合情，再讲合理。

合小人物的性情，世代得以安生。

湖南人民出版社

龙街的
老少爷们

梦海◎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街的老少爷们 / 梦海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438 - 7274 - 5

I. ①龙… II. ①梦…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2826 号

龙街的老少爷们

梦海 著

责任编辑: 胡艳红 曾诗玉

装帧设计: 刘文娟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出版投稿: chubantougao@126.com

联系电话: 0731 - 82683319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4

字 数: 233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7274 - 5

定 价: 28.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龙街画脸

蔡测海

为小人物画脸最难。面子小，不好着墨。写个武松，打死老虎。写个岳飞，收拾山河。写个小人物，拍死过蚊子，收拾过菜园子，怎么好用笔墨？

鲁迅是写小人物的高手。写过人力车夫，写过未庄的阿Q，写过祥林嫂、华老栓、闰土。写小人物，未必就是小手段。鲁迅的举重若轻，足见大师功夫。

写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写好也实不易。史学家可以写，文学家也可以写。小人物，小事情，只有文学家能写。动不动搞成史诗，做历史的功课就行了。史与诗，其实也该分成两处。文学写作，不是搞奥运会，不要搞那个规模，那个响动，那个大架势。一些作家喜欢奥运会式的写作，也好，热闹。

梦海写龙街这个地方的小人物，龙街不见于地图，那些人物不见于经传。小人物，小人生，小事情。南方人的小处所，生一些小故事。这里是一个人情世界，先讲合情，再讲合理。合小人物的性情，世代得以安生。

这些小人物的小人生，也有悲欢离合，也有喜怒哀乐。喜得一酒一饭，悲失一瓜一果。他们见到的大人物可能就是村长、乡长，他们做的大事情就是娶一个老婆，生两个孩子，盖三间小屋，过一辈子生活。

乡村的生活史，是他们写成。一双脚走出世事的变迁。

他们愁过一碗米，一块钱，一灯油。他们不偷不抢，不吵不闹，不喊不叫，饿了睡觉。他们也知足，他们的人生不是修炼出来的，他们的人生是天造地就。

他们的好品性、恶习气，也如乡间花草，好花自然香，存刺也自然。天地

生，爹娘养，一切都是遗传。

梦海写书，行文有趣而朴素，山野清新，乡村情致。看似写实，似素描，却潜有深意，闲笔不闲。

这本书，篇篇可读。那些人物，个个有心。吃惯了大餐的人，吃几样乡下野菜，也是别样的营养和味道。

龙街的
老少爷们

目 录

CONTENTS

龙胡子	1
阮大头	6
乔车子	10
清香	18
金癫子	21
吴广播	25
李禾担	31
黄驴子	35
康郎中	39
何漆匠	46
单嘎嘎	49
洋妹	52
杨劳模	56
张铁匠	60
吴老倌	63
吴志	66
缺子先生	69
王木匠	72
猪老庚	75
豺猪公	77

毛屠夫	80
夏娥	83
黑皮	86
肖大脚	90
高老倌	94
谷镇长	99
老实人	103
龚副镇长	106
刘石匠	108
麻仔	111
杨五六	114
胡搞	117
王三	120
棒棒槌	123
单贵	126
文校长	130
三余兄弟	133
月生	138
康凤	141
吴驼子	144
三架脚	147
莫裁缝	150
晚苟	154
单轱婆	156
阉猪公	159
王老倌	162
王小苟	165
鸭公	169
剃脑公	172
郝哭鸟	177

乔魂子	180
怀英癫婆	184
常聋婆	187
张宝	191
塌鼻子	197
王牛皮	201
贱苟	205
阳六指	208
祥云	211
文成	213

龙胡子

湘东米河之滨，有个闻名四乡的小集镇，叫龙街。紧依龙街的河岸边有座龙王庙，庙里供奉着一尊龙头人身的龙王菩萨，龙街因此而得名。明清以来，龙街依仗水上运输便利的优势，来往商贩较多，是方圆百里的商品聚散地。据史志记载，明代以前，龙街只有几户人家，后来外地经商的逃荒的仰仗龙街的龙威，先后来龙街定居的不少。随着龙街的不断延伸，聚居着众多姓氏的百姓人家。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相传龙王庙供奉的菩萨是东海龙王之子，一次涨洪水时贪玩逆水来到这里。龙子看到这里景色优美，民风纯朴，决意留下来保佑这一方苍生，再也没有回东海了。龙街以东，是一条连绵起伏的山脉，远远看去，酷似一条沉睡在此的硕大卧龙，龙头龙尾和四肢依稀可辨，人们叫它卧龙山，相传卧龙山是龙子的化身，龙街就静静地“躺”在它的腹下，就像婴孩依偎在母亲怀中接受哺乳一般，龙街世代代享受着龙王的庇佑。龙王叫什么已无从考证，反正有了龙王庙后，这一带年年风调雨顺。即便是在 1960 年那场特大自然灾害中，龙街一带依靠米河里取之不尽的滔滔水源，庄稼收成依然良好。当地人十分感恩龙王，庙里常年香火不断，信徒如云。

龙王庙里，住着一个叫龙胡子的守庙人。龙胡子祖籍不在龙街，解放前夕随母从外地逃难来到龙街后，便在龙王庙里住了下来。从那时候开始，母子俩充当了义务守庙人。龙胡子老母病逝后，正值全国解放，土改工作队分配几间房子让龙胡子居住，但房子一直空着，龙胡子不愿离开龙王庙。白天，他下地作田种菜上山挖草药；晚上，伏在青灯下研习经文为龙王添灯点香。在龙街，龙胡子是一个谜，没人知道他究竟姓什么叫什么，龙街人看他下巴上长着一撮长长的山羊须，又久居龙王庙，便叫他龙胡子。

龙胡子会治跌打损伤，传闻他还会点穴索命的法术。平时，他除了守庙耕锄外，夹一把伞，背一只袋，穿一件齐脚背的蓝布长衫，飘飘洒洒，奔波在外替人治病疗伤。尽管龙胡子慈眉善目，没骂过人，更没与人红过脸，人们骨子里还是有些畏惧他。见了他得小心翼翼，甚至不愿与他共坐一条板凳，路上遇着他要想着法子拐弯避过，站着也离他远远的，生怕一不小心被他动手点了穴道，丢了性命。

“文革”中，龙王庙被捣毁，龙王菩萨被造反派秋茄子付之一炬。龙胡子也成了封建主义的守护神，被拉去批斗。批斗会上，公社革委会主任阮大头指使人灌他狗血，说是狗血能避邪，能破除他的邪术。龙胡子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只好住到了那几间已残破得不成样子的房子里。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接受革命群众批判。

龙街人看龙胡子孤身一人，年岁又大了，十分同情他，表面上对他吆五喝六，暗中却给他自由。龙胡子替人治病接骨疗伤，旁人自当视而不见，还有人偷偷给龙胡子送吃的。大家知道，龙胡子接骨疗伤的本领是当地一绝，谁都有个跌伤断骨的，不想让这独门医术埋没了。有人透露想继承他的衣钵，学一手接骨疗伤的医术。龙胡子只是笑笑，不说行，也不说不行，那眼神充满了诸多无奈。其实，龙胡子暗中早已有了徒弟，叫文成。

文成已有妻室儿女，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娘。在他来到这世上不久，父亲便因病撒手西归，留下孤儿寡母苦苦撑持着这个家。文成拜龙胡子为师，说起来还有一番缘分。一天，文成上山砍柴，不料脚一滑，从丈余高的石岩上摔下了山沟。顿时他感到双脚痛切肌肤，痛得浑身动弹不得。天快要断黑时分，住在山脚下的一个男孩上山找羊时发现了，忙喊来人把他背下山送回了家。老母见了文成重伤成这模样，陪着大哭了一场，晚上着人请来了龙胡子诊治。龙胡子手往文成双腿上一按，文成哭天叫地直呼痛。龙胡子点点头，叫文成娘端来一碗清水，拿来三张纸钱三根线香。龙胡子在文成躺着的床前，点着纸钱线香在水碗上画了几个圈，口中喃喃念着谁也听不清的咒语，末了含了一口混着香纸灰的水，张口朝文成的双脚猛然喷去。问道：“还痛吗？”

文成摇摇头，双脚停止了颤动。

一旁的文成娘抹着泪问：“龙师傅，文成的脚碍事吗？”

龙胡子摇摇头：“尚无大碍，只是左腿已经骨折。”

“文成要是残废了如何得了呀？我只有这么个崽，一家老少全靠他呀。”文成娘一听说是左腿骨折了，控制不住泪水，一边数落一边又“嚶嚶”哭了起来。

龙胡子看了文成娘一眼，安慰道：“有我在，你不必担心。最多一个月，包你文成下地照样干活。”

文成娘听了龙胡子的话，立时止住了哭，忙跑到灶屋，为龙胡子下了一碗面条，面条下面埋着三个鸡蛋。文成娘仍觉得不足以表示谢意，对龙胡子说：“龙师傅治好了我儿子的脚，就是我家的大恩人，容文成日后慢慢报答。”

龙胡子摇摇头说：“说这些做什么，你还真当我是外人了？”

文成娘又是泪如泉涌，低头不语。

此后的一个月里，龙胡子每晚往文成家跑，为文成敷药换药。遇上空闲，白天还帮着文成娘干些锄园种地的力气活。文成娘自是感激万分，尽心招待。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看到龙胡子频频出入文成家，就传出议论说，龙胡子与文成娘好上了。还有人说晚上路过文成家时，听到龙胡子与文成娘在房里说着悄悄话哩。“呵呵，年轻时不讨堂客，快进棺材了倒想起堂客来了，怪哉哩。”有人背地里打趣道。

不管人们如何议论，也不管文成娘如何劝说，龙胡子照样每晚为文成敷药换药，照样每天为文成娘做些体力活。不出一月，文成能下地走路挥锄干活了。这天，文成娘对龙胡子说：“你年纪也大了，身边又没个子女，何不收下文成为徒，传授他一些治病的本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当文成今后是你崽一样。你看如何？”

龙胡子抚了抚长长的胡须，笑道：“既然你有这意思，只要文成愿意，我当然愿意啰。”

文成原本就十分同情龙胡子，这次龙胡子悉心为他接骨疗伤后，对龙胡子更加充满了感激之情。未等娘吩咐，他高兴地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叫了声“师傅”，乐得龙胡子开怀大笑，忙扶起文成道：“好，好，好，我一辈子没打算收徒弟，今天就破例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文成聪慧善良，人又勤快，深得龙胡子的喜爱。龙胡子把一生所学的接骨疗伤之术悉心传授给了文成。几年以后，龙胡子病重卧床数日，眼看不久于人世。为报答恩师，文成每天为龙胡子煎药熬汤，一有空便陪伴在床头。这一天，文成面带忧虑，有些闷闷不乐，龙胡子有所察觉，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文成几欲张口说话，又垂下了头。

龙胡子急了，说：“年轻人别这样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你就说嘛。”

文成终于鼓起勇气说：“师傅还有本事没教我。”

“什么本事啊，我一生所学不都已经竹筒倒豆子，全传授给你了吗？”龙胡子有些不解。

“那碗法水你还没教我哩。”文成说。

“法水？”龙胡子立时明白了过来，苦笑着说，“你也信呀，哪有什么法水？那全是些虚张声势哄人的把戏。”

“你帮人治病时，为何你一喷水，人家就不叫痛了？”文成疑虑重重。

“那是冷水喷到人身上，突感筋络收缩，才暂时缓解了疼痛。这里面也带有人心理作用，哪是什么法术啊。”龙胡子说。

“还有，你会隔岸点穴的法术也没传给我啊。”文成又嘀咕着说。

龙胡子闻言，脸一沉，有些不高兴了。他艰难地坐了起来靠在床头，对文成说：“什么法水什么隔岸点穴，全是些故弄玄虚的东西。你也不想想，要是真有那样的法术，军队还要枪炮做什么？再说了，即便有，也不能学，害人终害己。为人最要心术正直，特别是行医治病，医德十分重要。我这辈子没大本事，行医一世，谨言慎行，从没害过人。”

文成听了师傅一席话，恍然大悟，愧疚得低下了头。

龙胡子说到这里，喘了一口气，说：“有件事我本来不想说，今天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与你说了吧。一直以来，我本不想带什么徒弟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同意收你为徒吗？”

文成摇了摇头。

龙胡子欠身从床边端起杯子喝了口水，说道：“五十年前，我刚好二十二岁，和母亲住在龙王庙里。那时，媒人上门给我说了个对象，女人比我小六岁。见过几次面后，我们都喜欢上了对方。那时刚好全国解放，女人的父亲是个土改积极分子，他说我是个迷信分子，思想落后，不上进，执意要退了这门亲事。当时是父母包办婚姻，女人虽然不愿意，也没办法。最后由父母做主，把她嫁给了一个土改积极分子的儿子。从那时开始，我就发誓不再结婚，拜一个草药郎中为师学习医术。母亲去世后，也不愿离开龙王庙，决心守菩萨伴青灯治病救人，以此了却残生，唉！”

文成听完后沉默了一下，问道：“师傅这辈子太苦了，不知那个女人是谁？她还健在吗？”

“当然健在。”龙胡子欣慰地点了点头。

“在哪，她叫什么名字呢？”文成好奇地追问着。

龙胡子沉沉叹了口气，一字一顿道：“那女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娘。文成，我走后，你要好好孝敬你娘，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

文成闻言，浑身一怔。他望了望风烛残年的师傅一眼，不知说什么才好。

阮大头

“文革”开始那年，阮田生还是龙街公社机关里的一名话务员。因为头颅长得奇大，平时大家都叫他阮大头。

别看阮大头只是一名小小的话务员，平时不声不响，一脚踢不出个屁来，为人却是精明，反应奇快，也极为刁钻。平时，公社大队干部中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等过夜，他便跑到公社刘云生书记那添油加醋汇报一番。刘书记作为一把手，也确实需要这类信息，以便及时掌握全公社干部的思想动态。阮大头每次汇报完，刘书记对他赞许有加，称他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后来，包括刘书记的个人生活小事，诸如洗衣缝被，宿舍卫生，阮大头总能及时出现，照料得十分周到。刘书记看他能干，又写得一手好字，有心培养。刚好公社革委会要提拔一名干部充实到副主任岗位上。刘书记提名推荐到县里，没多久，任命就下来了，阮大头一跃成了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铺天盖地而来，接着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许多地方相继成立造反派组织夺了党委的权。不甘人下的阮大头闻风而动，召集几名大队干部和社员积极分子商量了一夜，第二天便在公社大门口树起了一面红色大旗，上书“龙街公社湘江风雷司令部”十一个白底大字，并自任司令。

按照阮大头的部署，造反组织建立后，就是夺权运动。他对手下人说，在诸多造反派组织争强斗狠的复杂形势下，要想让“湘江风雷”扎稳根基，唯一的出路是要趁早夺取公社党委的权，才能凌驾于各派之上。于是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决定召开一个全公社的万人大会。会前他向刘书记汇报说是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那时候对这部分人随时都可以押上台。事关阶级路线问题，刘

书记不能不同意。当大会进行到一半时，阮大头向一旁的民兵使了个眼色，民兵匆匆走下台，不一会台下有人振臂高呼：“打倒叛徒内奸工贼×××，打倒×××的孝子贤孙刘云生。”口号一喊出，台下寂静了，只有寥寥几人跟着响应，偌大的会场显得稀稀拉拉。阮大头发现不妙，也顾不上坐在旁边刘书记的惊愕眼神，一拍而起，走到话筒前提高嗓门说：“革命的同志们，如今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还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想作最后的挣扎。大家说应不应该打倒？”台下群情激愤，举起白晃晃的拳头齐声高呼：“应该打倒。”阮大头又接着说：“刘云生是我们龙街公社最大的走资派，大家说应不应该打倒？”台下寂静了，几千双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社员的眼里，刘书记是个好人。此时不知是说应该还是说不应该。少数的几声附和声，已完全淹没在窃窃私语中。阮大头扫视了全场一眼，声音忽地提高了八度，几乎是吼叫着道：“你们都是贫下中农，都是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专政依靠的对象，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喊不喊口号是阶级立场问题，也是路线斗争问题。”那时候，人们一听到阶级路线这个词汇，全身发麻手脚抽筋，生怕言行不慎引来祸端。于是阮大头的话音一落，台下有人带头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云生”，台下齐声跟着高呼，顿时喊声如雷。上万人的声波震得地皮子发颤，附近的树枝纷纷下起了“叶雨”。这会，有几个民兵抬着一块门板大的木牌和一尊茅草人上了台。阮大头斜眼对刘书记说：“刘云生，革命群众觉悟起来了，你也怪不得我了，还是自觉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吧。”未等刘书记完全明白过来，上来两个民兵一左一右将刘书记押到台前，有人将那块写有“×××的孝子贤孙刘云生”的木牌挂到了刘书记的脖子上，又有人将那尊胸前贴着“叛徒、内奸、工贼×××”白纸黑字的茅草菩萨塞到刘书记怀中。尽管刘书记个子高大，怎奈笨重的木牌吊在脖子上，平时高昂的头颅不得不弯成了九十度。胸前又抱着个茅草菩萨，看上去十分滑稽可笑。台下有人在笑，也有人在小声议论。阮大头站在台前铁青着脸，嗓音通过高音喇叭震得耳膜嗡嗡作响：“你们还是贫下中农吗？阶级敌人都想要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亏你们还笑得出来，什么阶级感情嘛。”他的话音一落，台下立时鸦雀无声。会场平息下来后，便有人轮番上台揭露刘书记的罪行，说刘云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阶级敌人充当保护伞。比如对右派分子王某，不让他参加劳动，安排他搞什么土壤调研，纯粹是为培育

资本主义黑苗做准备；有人说刘云生只抓农业生产不抓阶级斗争，完全是搞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套，是想让贫下中农重新回到万恶的旧社会。还有人说刘书记不愿毁菩萨拆庙宇，是封建主义的保护者。如此等等，共罗列了十大罪状。每宣读一条罪状，台下便响起雷鸣般的“打倒刘云生”的口号声。那场面，那氛围，即便石灰是白色的，阮大头说是黑色的，台下人也会毫不迟疑说是黑色的。

刘书记被撤职后，公社党委处于瘫痪状态，一切由革委会说了算。阮大头抽斗走资派立了功，被县革委会任命为龙街公社的革委会主任。这一下他大权在握，雄心勃勃想大干一番。为了“再铸辉煌”，筹划开始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他召开全公社的干部大会，号令在全公社来一次“破旧立新”运动。当初他多次向刘书记建议要毁坛拆庙，刘书记不同意。革委会取代党委后，他要求各大队要按照“无庙宇、无菩萨，无迷信、无花雕、无板画”的“五无”标准，凡是有庙宇菩萨的，要通通毁掉；凡是有神龛包括床上有花雕的，要通通烧掉；凡是木板上画有花鸟虫鱼的，要通通凿掉。即便是屋垛上的翘角，饭碗上的花边，也不能保留，要全面彻底铲除“封资修”的东西。大会一散，全公社统一行动，顷刻间到处浓烟滚滚鸡飞狗跳。人们见了阮大头，如同见了老虎一般，大人惧，小孩怕。若是谁家小孩子哭了，只要有人说一声“阮大头来了”，小孩便马上止住哭声，钻到了大人的裤腰后。

也就在这时，阮大头认识了乔车子。原来他对乔车子其人并不怎么赏识，认为他只不过是乡下的一个“小丑”，想登台表演一下罢了，特别是他那双手，看起来就恶心。后来阮大头看他阶级觉悟提高得蛮快，砸皮影戏担子火烧菩萨，表现得十分突出，加上对自己又忠心不二，也就有了好感，渐渐把他当成了自己最得力的手下。提拔乔车子当了龙街大队革委主任后，得闲时，他便邀集几个公社干部来到乔车子家。乔车子当时还是个光棍汉子，虽说没个堂客，炒菜却是十分拿手，特别是杀狗烹肉，又香又脆。每次来到乔车子家，都能品尝一顿香喷喷的狗肉。后来他看乔车子没个堂客不行，找人打招呼，极力促成了乔车子与清香的婚事。

那些年，阮大头作为一方“霸主”，可谓是春风得意，威风四面。没人敢挡他的道，也没人敢说他半个不字。龙街的金云癫子就因为说了句“阮大头算什么东西，充其量只能算个地痞流氓”的话，被阮大头知道后，派人拉到会场批斗了好几场。要不是看在他是贫农成分的分上，恐怕不只是被折磨成个癫子，

早被阮大头整治死了。

到了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有所缓和，各地打砸抢的造反行为也渐渐被扼制，人们开始反思前几年的疯狂举动来。这时有人反映到县里，说阮大头思想偏激，作风粗暴，再让他这样专横下去，龙街公社有被搞垮的危险。于是新一届的县革委会作出决定：免除阮大头的龙街公社革委会主任一职，将他调到另一公社担任一般干部，以观后效。

阮大头离开龙街公社的那天，不少人像过春节一样点起了长长的鞭炮。

轰鸣的鞭炮声意味着留恋还是高兴？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人说：过去法师送瘟神时，为了让瘟神走得远远的不再回来，得燃放鞭炮将瘟神送出大门。